

中世纪安达卢西亚民族关系

ZHONGSHIJIAN DALUXIYAMINZUGUANXI

——曹笑笑◎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世纪安达卢西亚民族关系

ZHONGSHIJUANDALUXIYAMINZUGUANXI — 曹笑笑·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安达卢西亚民族关系 / 曹笑笑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27-06042-0

I. ①中… II. ①曹… III. ①民族关系—研究—西班牙—中世纪 IV. ①D755.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4610 号

中世纪安达卢西亚民族关系

曹笑笑 著

责任编辑 管世献 杨海军

封面设计 邵士雷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060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042-0/D·425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研究文献说明	1
第一节 “民族”概念及应用	1
第二节 “安达卢西亚”概念	8
第三节 相关文献使用说明	9
第四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回顾	11
第二章 中世纪安达卢西亚民族关系	15
第一节 伊斯兰政权的建立与早期民族关系	15
第二节 中央集权的建立与民族融合进程的加速	33
第三节 倭马亚哈里发王朝的鼎盛时期与民族融合盛况 ...	44
第四节 伊斯兰政权的分裂与民族对抗的加剧	57
第三章 安达卢西亚境内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	92
第一节 安达卢西亚境内的基督教徒	92
第二节 安达卢西亚境内的犹太人	106
第四章 中世纪安达卢西亚民族关系中的宗教因素	127
结语	137
附录一 原始文献	142
1. 穆斯林与基督教协议	142
2. 北部基督教抵抗运动	143
3. 反对哈基姆(796—822 年)的叛乱	147



4.欧洛吉亚与科尔多瓦殉教士	150
5.阿斯图里亚斯国王(850—883年)	155
6.阿卜杜·拉赫曼三世的战役和外交政策	160
7.哈里发希沙姆统治期间(976—1013年)的犹太大臣 ...	170
8.《斑鸠的项圈》	172
9.论《四福音书》中的矛盾	175
10.关于萨穆尔·伊本·纳格雷拉和约瑟夫·伊本·纳格 雷拉的三种评论	178
11.格拉纳达统治者的政治困境	191
12.赎回一个被囚禁的犹太女人	196
13.关于基督教的一篇论文	199
14.穆斯林塞维利亚地区的市场规则	202
15.伊本·突麦尔特和穆瓦希德人的崛起	207
16.“认主独一”教义	212
17.安达卢西亚一位苏菲主义者的生活	219
18.卡斯蒂尔王国内穆斯林的法律地位	223
19.格拉纳达穆斯林的结婚和离婚契约书	226
20.瓦伦西亚的穆斯林	229
21.驱逐犹太人法案(1492年)	232
22.摩利斯科人向奥斯曼苏丹的求助信(1502年)	235
附录二 安达卢西亚统治者世系表	242
附录三 安达卢西亚伊斯兰改宗人数增长曲线图	244
附录四 中世纪西班牙地图	245
附录五 名词解释	247
参考文献	249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研究文献说明

第一节 “民族”概念及应用

将中世纪安达卢西亚民族关系作为本书的考察对象，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民族’？”

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关于“民族”概念的界定的问题，包括究竟什么是民族？民族的性质是什么？如何来区分不同的民族等。尽管“民族”一词在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但要准确界定学术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却并非易事，目前它仍是民族学界争论的焦点。

我国民族学起步较晚，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为止，一直奉行的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即“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80 年代起，有许多学者对这一定义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90 年代中期以后，民族学界的主流似乎又回归了斯大林的定义，不过在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上有所修正。

除了国内学界对“民族”概念的认识存在争议之外，中西方民族学家对于“民族”这一概念的界定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弄清这些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对展开本书的讨论是首要和必需的。

一、中西方关于“民族”概念的不同界定

中西方学术界关于“民族”概念的最大不同在于“民族”产生的

^①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300~301.



时间问题。西方民族学家普遍认为“民族”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只有近代形成的、与国家地理边界大致相同的族群范畴,才能称为“民族”,而在其他地方,他们则称之为“人”(people)、“族”(nationality)和“族群”(ethnic group)等。

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在研究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与理论专著中指出,著名的民族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就认为只有到了近代才有了“民族”。他说:“后来,盖尔纳又通过其他一些方法重新构建他的理论。首先,他论证了为什么前现代时期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民族主义’。在‘农业—文化’社会没有必要也用不着民族和民族主义,一小部分精英统治着这样的社会,而统治者不与他们统治之下的生产事务的大众分享文化,并且认为没有理由那样做。反过来,后者在被分割成一大群语言文化较差的等级,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们的不平会导致形成民族形式(民族斗争)。甚至,教士这唯一有愿望垄断文化的阶层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这样做。”^①

西方的民族学者之所以将“民族”看作是近代社会的产物,是基于“民族”这一概念与“国家”的高度关联性。在现代意义上,民族与国家在西文中就是一个词,如英文的 nation,德文的 Nation,俄文的 нация。法国民族学家德拉诺瓦说:“民族首先是通过国家进入历史进程中的。二者构成一个共生体,民族是生命体,国家是组织者。在这一图解中,前者具有生物特点和自发性,后者由意识形态导向并具计划性。”^②德拉诺瓦的论调说明,民族是要依靠国家进行组织

①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 叶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8.

②吉尔·德拉诺瓦. 民族与民族主义[M]. 郑文彬,洪晖,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67.

的。由于国家的出现,固定了民族的地理疆域,并巩固了自己的文化特征。所以国家是民族产生的社会前提。

然而,在西方民族学家视野中与国家边界大体相同意义上的民族概念(nation),在中国古代就已经产生了。在夏商周三代,华夏民族国家与周边的“鬼方”、“邛方”、“马方”等的地理边界就已经存在,尽管可能尚不清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文明程度的飞跃发展,华夏民族的民族意识也突飞猛进。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华夏与夷狄之间的民族国家关系,被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称为“夷夏之防”,成为评判是非、善恶的首要标准。例如孔子笔下的管仲,居然成为了一位不知礼的“仁人”,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十分吊诡的。孔子并不满意管仲的政治作为,认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将管仲视为破坏周礼的罪人,但在讲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时,孔子肯定地说:“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仁”是孔子评价人和事的最高标准,除了传说中的几个圣王,历史人物当此誉者寥寥无几。管仲“不知礼”而得“仁者”,更是绝无仅有,由此可见孔子心目中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反之,生活在中原大地周边的夷、狄、蛮、戎等民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而且也都有自己的国家政权。秦汉之后的匈奴、安息、大宛、龟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和“十六国”,宋朝时期的辽国、金国、西夏、蒙古等,都是拥有独立政权的民族国家。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学者将古代的族群(ethnic group)看作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族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它们与近代欧洲民族有着相似的性质,既是文化的民族,又是政治的民族,这也是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提出的“有中国特色



的民族概念”^①的原因所在。

造成中西方关于民族、国家认识上巨大差异的原因，张践在《民族宗教关系的社会理论考察》一书中将其归结为中国古代宗教的发展历史与欧洲中世纪历史上基督教统治的差异性，认为中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的宗教文化和政教关系导致了两者在民族认同上的极大不同。

本书之所以在开篇便提出中西方关于“民族”概念的异同，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即如何用近代“民族”概念来定义中世纪的欧洲（西班牙）民族。

二、“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区别与联系^②

在研究与对比了西方关于中世纪西班牙民族关系的文献后发现：国外学者在谈及中世纪西班牙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多元性时，并不使用“nation(al)”一词，而是采用了“ethnic”一词。如约兰·拉尔松^③（Goran Larsson）的《伊本·嘎西亚的舒欧比亚信：中世纪安达卢西亚民族与宗教关系》（Ibn García's Shu'ubiyya letter: Ethnic and Theological Tensions in Medieval al-Andalus）；托马斯·格里克（Thomas Click）^④著作《中世纪早期的伊斯兰和基督教西班牙》（Islamic and Christian Spai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中第五章关于西班牙“民族关系”的论

①茹莹. 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J]. 世界民族, 2001(6); 邱永君. “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J]. 民族研究, 2004(3); 郝时远. 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J]. 民族研究, 2004(6).

②廖杨. 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多维透视——以广西为考察中心[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40~47.

③约兰·拉尔松, 瑞典宗教研究学家, 曾任瑞典宗教研究机构主席, 主要研究领域为基督教和犹太教关系。

④托马斯·格里克, 波士顿大学历史系教授, 同时担任该大学中世纪历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世纪西班牙历史、中世纪科学发展史和现代科学史, 曾发表了关于中世纪西班牙和中世纪历史的数本著作。

述中也使用了“Ethnic relation”一词,接着文中大量使用了“Ethnic cleavages”、“Ethnic competition”、“Ethnic diversity”、“Ethnicity”等词来表示“民族分歧”、“民族竞争”、“民族多样性”和“民族性”等含义。

在“Ethnic”一词的英汉互译问题上,国内学者各持己见。有的学者反对把“ethnic group”译为“族群”,而主张译为“民族”,代表者有阮西湖先生。他认为“族群”显然是指那些尚未发展成为民族的人们共同体,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各国人类学者,当今使用的“ethnic group”涵义都是指“民族”,而不是“族群”。他还认为,“族群”这一术语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共同体”各个演进阶段的表述,也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对当代社会人类群体的划分,同时也有悖于世界各国人类学家所表述的“人们共同体”的原意。^①接着阮西湖先生还对“ethnic group”究竟是“民族”还是“族群”的词义问题做了新的解释,认为国际人类学界用“ethnic group”来表述“民族”,并强调“氏族→部落→民族”是人们共同体演进的普遍规律,在世界人们共同体的演进过程中没有“族群”的位置,不宜以“族群”取代“民族”,也不宜以“族群”表达民族以下的支系。^②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还是主张把“ethnic group”译为“族群”。石奕龙等人认为,“ethnic”除了指“民族的”以外,也可以指种族的、部落的、民族或国家以及某一特定的文化群体。“ethnic group”的含义可大可小,大可以指华人族群、族别,小可指民系、某某人或某类小群体,它有时可译为民族,有时又不能,故应当译为“族群”。^③

①阮西湖. 关于术语“族群”[J]. 世界民族, 1998(2); 阮西湖. 人类学研究探索: 从“世界民族”学到都市人类学[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77~78.

②阮西湖. 民族, 还是“族群”: 释 ethnic group 一词的涵义[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4(3).

③石奕龙. Ethnic Group 不能作为“民族”的英文互译——与阮西湖先生商榷[J]. 世界民族, 1999(4).



事实上,“民族”与“族群”这两个概念存在着一些交叉和关联之处。徐杰舜先生在综合比较有关族群概念的基础上,概括了族群的外延和内涵。他认为,族群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族群”与“民族”的联系是:族群可能是一个民族,也可能不是一个民族;民族不仅可以称为族群,还可以包含不同的族群。“族群”与“民族”的区别是: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族群在社会效果上显现的是学术性,民族则显现的是法律性;族群概念的使用范围十分宽泛,而民族使用的范围则较小。^①纳日碧力戈先生认为,族群从本质上说是情感—文化的共同体,而民族则是情感—政治的共同体。

了解了“族群”与“民族”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后,不妨再回过头来看本书所要讨论的“民族”概念的具体含义。托马斯·格里克在论述中世纪的西班牙民族关系时说道:“无论如何,不管是在穆斯林社会还是在基督教社会,不同民族(ethnic group)之间、主流宗教群体和少数宗教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是被严格界定了的。……这种族际关系(intergroup relations)是建立在民族差异(ethnic cleavages)上的……”,“中世纪的人们,不论是基督教徒、穆斯林还是犹太教徒,其民族性(ethnicity)大多与宗教有关。在多元宗教的社会中(如安达卢西亚和1085年之后的卡斯蒂尔),不同的宗教团体便被视为不同的民族,不论其与主流社会的文化差异性有多大。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抗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对民族属性的界定都极力追求一种绝对的二分法。基督教徒将民族分为‘摩尔人’(moro,即安达卢西亚穆斯林,不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还是新穆斯林,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和克里斯蒂亚诺人(Cristiano,西班牙北部操罗曼语的民族);而穆斯林亦是如此:

^①徐杰舜. 论族群与民族[J]. 民族研究,2002(1).

基督教敌人被称为‘不信教者’(كافر)或‘多神教徒’(مشرک),宗教成为了区分不同民族的普遍和充分标准。”^①

这里,托马斯·格里克的论述证实了中世纪西方民族意识的模糊性,与古代中国的民族观不同,中世纪西方在民族认同中发生主要作用不是文化因素、地域因素和政权因素,而是宗教因素。“在人类各个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宗教认同经常会变成民族的认同。”^②显然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在这一时期的安达卢西亚尚未形成,简单的宗教二分法代替了以共同地域、语言、经济生活、文化心理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感。

综上所述,本书中涉及的“民族”概念,既非中世纪欧洲以宗教认同完全替代民族认同标准下而产生的“民族”,也区别于近代西方概念中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和前提的政治“民族”概念,而是更接近于“族群”或“文化民族”^③(ethnic group)的涵义,即一个由民族和种族自己聚集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这种结合的界限在其成员间是无意识的承认,而外界则认为他们是同一体),也可能是由于语言、种族或文化的特殊而被原来一向有交往或共处的人群所排挤而集居。^④本书中出现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斯拉夫人、新穆斯林(المولدين)等便是基于上述分类方法。

①托马斯·格里克. 中世纪早期的西班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M]. 莱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前言(关于“称谓”的一些问题)。

②张践. 民族宗教关系的社会理论考察[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31.

③近年来,一些学者又提出了关于“民族”的新观点,认为“民族”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具有国家背景的所谓“政治民族”,这种民族是放在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来讲的,相当于 nation;二是指国家内部以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等不同背景相区分的人们共同体,相当于 ethnic group, people 等,即所谓的“文化民族”。

④廖杨. 民族关系与宗教问题的多维透视——以广西为考察中心[M]. 民族出版社,2009:42.



第二节 “安达卢西亚”概念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一词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境内发现的一枚制造于 716 年的双语硬币上,关于该词的来历,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来源于汪达尔人。5 世纪,汪达尔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直到 8 世纪初,柏柏尔人仍然以“汪达尔人的土地”(Zamurz Wandalus)来称呼伊比利亚半岛。柏柏尔语在表达所有格时,习惯在该词的前面加上 w- 作为前缀,因此翻译成阿拉伯语时便成为了 بلاد الأندلس(音译即“安达卢西亚”)。

中世纪时,阿拉伯人通常用“安达卢西亚”来称呼伊比利亚半岛内穆斯林统治下的地区。由于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权领地从 8—15 世纪经历数次变化,因此不同时期安达卢西亚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也是不同的:9 世纪可以用来统称杜罗河以南的所有地区,到了 11 世纪时仅限于瓜达尔基维尔河以南和阿拉贡地区,到 14—15 世纪只剩下格拉纳达及其附近地区了。^①

今天的安达卢西亚是指西班牙境内最南部的自治区,1833 年起分为 8 个省:阿尔梅里亚、格拉纳达、马拉加、加的斯、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哈恩和韦尔瓦。如今该地区仍有许多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的历史遗迹。

^①见附录四。

第三节 相关文献使用说明

关于 8 世纪安达卢西亚征服史的阿拉伯原始文献十分稀少,这是因为当时伊斯兰征服运动刚刚结束,学术运动尚未发展起来,编年体史书的出现是到 10 世纪才开始的。现存的两本阿拉伯语原始文献均成书于 10 世纪,一本是 940 年左右的《逸闻集》(أخبار المجمعوعة),作者为匿名,该书主要记录的是穆斯林进入伊比利亚半岛(711 年)至西班牙倭马亚王朝建立(8 世纪中期)期间的历史;另一本是 977 年伊本·古提亚(ابن القوطية)的《安达卢西亚征服史》(افتتاح الأندلس تاريخ),记录的是西班牙倭马亚王朝建立到 10 世纪中期的历史。由名字来看,作者应为西哥特血统的新穆斯林。两本书虽具有编年体史书的某些特征,但都侧重于收集同期的逸闻和故事。

10 世纪开始,随着学术运动的发展,历史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东部的伊斯兰帝国。9 世纪末,来自伊朗中部的阿哈迈德·本·穆萨·拉齐(بن موسى الرازي أحمد)以商人的身份来到安达卢西亚,并将当时流传于安达卢西亚但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逸闻集》带到了东方,按照编年史的编撰方式将其编辑成册。虽然拉齐的原始著作也没能保存下来,但幸运的是,通过其他历史学家的大量引用得以部分保留,如 11 世纪著名历史学家伊本·哈彦^①(ابن الحيان)在其著作《历史鉴览》(المتين)和《安达卢西亚历史

^①伊本·哈彦(987—1076 年),安达卢西亚历史学家的泰斗,他不仅是一位大历史学家,还是一位文学家,曾担任过曼苏尔·本·阿米尔的书记官。伊本·哈彦的著作均已散失,只有《安达卢西亚历史之光》和《历史鉴览》的部分章节传世,被拜萨姆等后来的历史学家引用。历史学家和传记学家对伊本·哈彦的评述是:传述真实、文笔优美、表达洗练。他的著作若能全部保存下来,安达卢西亚历史上的很多疑点都可以得到澄清。



之光》(المقتبس من أنباء أهل الأندلس)中的引用,伊本·哈兹姆^①(ابن حزم)、伊本·易得哈里斯(ابن ادھاریس)以及伊本·赫推布^②(ابن الخطیب)等人的著作中也有。

尽管如此,早期阿拉伯文献的出现距离历史事件的发生也相距了足足两个世纪,对于这些资料的可靠性,西方的东方学家有着不同看法,如塔哈(طه عبد الواحد ذنون)^③认为这些资料基本可靠,而罗格·柯林斯(Roger Collins)^④则认为阿拉伯人口述和篡改历史的传统使这些资料毫无价值可言^⑤。

关于 10—11 世纪安达卢西亚历史的原始文献,最主要的有北非历史学家伊本·易得哈里斯(13 世纪下半期至 14 世纪上半期)的著作《马格里布、安达卢西亚诸王列传》(الاندلس والمغرب) کتاب البیان المغرب فی أخبار ملوک,记录了从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和埃及起到 1205 年或 1206 年间的历史),以及格拉纳达历史学家伊本·赫推布的《学者书》(کتاب عمال العالم)和伊本·哈兹姆的《关于教派

①伊本·哈兹姆(994—1064 年),安达卢西亚伊斯兰教哲学家、教义学家、教法学家,生于科尔多瓦,出身于穆斯林官宦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伊斯兰教育,后从名师学习经训、教义、教法,遂成为著名学者。

②伊本·赫推布(1313—1374 年),安达卢西亚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医学家,其诗作曾被刻在格拉纳达红宫(الحمراء بغرناطة قصر)的墙上。青年时期曾在法斯的凯鲁万大学学习医学、文学和哲学,后主要生活在格拉纳达。

③塔哈(1943—),摩苏尔大学教授和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历史。

④罗格·柯林斯,1949 年出生,英国中世纪历史学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曾在爱丁堡大学执教。其研究领域主要为中世纪早期世界历史,尤其是西班牙和法国地区的中世纪史。

⑤关于阿拉伯原始历史文献资料使用价值和方式的讨论,可以参阅胡戈·肯尼迪的《穆斯林西班牙和葡萄牙——安达卢西亚政治史》中第 8~10 页,以及约兰·拉尔松的《伊本卡西亚的“舒欧比亚”信:中世纪安达卢西亚的民族和宗教》一书的第 7~12 页。

和异端的批判》(كتاب الفصل في الملل والأهواء والنحل),该书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对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进行了综述和比较研究,反驳了犹太教、基督教的有关教义,阐明了伊斯兰教“认主独一”教义的正确性)。除了阿拉伯语历史文献外,还有一些拉丁文的历史文献资料,最重要的就是《754 编年史》(Chronicle of 754,又称为《西班牙穆斯林统治下的基督教徒编年史》,8 世纪中期编撰于安达卢西亚)和《阿方索三世编年史》(Chronicle of Alfonso III)。综合阿拉伯文献和拉丁文献来看,尽管双方对历史事件的立场和看法截然不同,但两者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记录大致相同,这大大增加了史料的可信程度。

本书中引用的原始文献材料来自奥利瓦·康斯坦布^①主编的《中世纪伊比利亚:基督教、穆斯林和犹太教原始文献阅读》,书中汇编了各个语种(拉丁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卡斯蒂尔语)反映中世纪西班牙历史、宗教、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始文献,详见本书文献附录部分。

第四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回顾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中世纪安达卢西亚境内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启迪着各国学者们的学术灵感。从 19 世纪 30 年代起,西方学者就开始从“文化共存”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对中世纪西班牙多元社会进行对比和研究。

19 世纪 30 年代,西班牙英国学者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

^①奥利瓦·康斯坦布,美国诺特丹大学中世纪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史。



是第一个系统地将西班牙境内存在的两种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学者,在他的“旅游手册”中收录了根据自身观察所总结出的西班牙文化、风俗中的伊斯兰因素。随后,阿拉伯西班牙学者朱利安·李勃拉(Julian Ribera)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对比研究。他在对中世纪阿拉贡人^①(Aragones)法官和伊斯兰教法官进行对比后提出了“模仿理论”,即两种共存文化的互相借鉴取决于彼此之间具体的交流方式,地理、文化差异和社会心理等都会对模仿程度造成影响。托马斯·格里克(Thomas F.Glick)认为“他是第一个将西班牙两种文化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人”^②。

1948年,西班牙哲学家和文学历史学家埃默里克·卡斯特罗(Américo Castro)在其著作《西班牙和它的历史》(España en su historia)中提出,所谓的西班牙本土文化其实并不存在,而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文化混合体。随后这种说法立即遭到了克劳迪奥·桑切斯^③(Claudio Sánchez-Albornoz)的质疑,后者在1956年发表的著作《西班牙:一个历史之谜》(España: un enigma histórico)中指出:卡斯特罗夸大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明相互交流和借鉴的程度,从而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关系,西班牙文化的基因更多的是罗马、哥特而非闪米特的。

随后,史学家们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文化渗透”(Acculturation)、文化共存(Convivencia)等理论。如1969年托马斯·格里克(Thomas

①阿拉贡人是指中世纪生活在西班牙中部和北部的民族,曾建立起阿拉贡王国,他们的语言是阿拉贡语。目前西班牙境内有90%的阿拉贡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使用西班牙语,仅在北部的少数村庄内还保留着数千讲阿拉贡语的居民。

②托马斯·格里克. 中世纪早期的西班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M]. 莱顿:博睿学术出版社,2005:前言(文化接触与西班牙编年史中的两级)。

③克劳迪奥·桑切斯(1893—1984年),西班牙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